

兵峰

电视连续剧剧本

编剧 云上 刘岩

花城出版社

兵峰

锐不可当的惊险、悬疑。大起大落的情感、命运。惊心动魄的死亡、再生

当代东方视角的“在路上”的故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兵峰/云上，刘岩编剧. 花城出版社，2009.7

ISBN 978-7-5360-5738-8

兵峰 电视连续剧剧本

【ISBN号】978-7-5360-5738-8

【原书定价】128.00元

第一集

1. 黄昏外景高原旷野

巨大的瑰红色落日。一头孤傲的野牛昂着头颅静静矗立在落日中。

黄昏，旷野静寂。色彩是稀释的，流动得很快。风声渐来。

镜头从一只扇动的天鹅翅膀上拉开，追踪一群天鹅向雪峰下滑翔。风声如啸。

镜头跟着天鹅群，高速俯冲到一片已看不到绿色的草原上。

一个背着巨大行囊、身着登山装、看起来十分瘦弱的青年独自在草原上行走着。镜头冲近时，青年似有觉察，仰头向镜头看。那是古蒙儿。镜头推进得太快，我们辨别不出她，甚至不知道她的性别。

镜头高速从古蒙儿头顶上掠过，跟上一大群野马。古蒙儿被抛得远远的，很快看不见了。

野马沿着如网的河流向前奔驰，蹄声如疾，替代了呼啸的风声。

野马如风，追上一群踌躇满志的野牦牛，很快超过它们。

野马追上一大群惊惶失措的藏羚羊，与藏羚羊比肩奔驰。

一个男人沙哑的声音在野马追上藏羚羊的时候插入画面。声音断断续续，不完整，有时候不清晰。

声音 A：……52 号地区……羚羊群突然向北，越过扎达湖……

另一个声音插入画面。

声音 B：……什么方向……扎嘎湖的哪个方向……

声音 A：……不是扎嘎湖，是扎达湖……50 号地区有血迹……无法判断……不是尸体……没有尸体……那里什么也看不见……第十七巡逻队正在追踪……气候正常……第三雪豹群少了一只……是卓玛，那个年轻的妈妈，它没有回到豹群中……雷明顿快速弹……是雷明顿……找到几枚弹壳……痕迹不清……栋两两方位可见红云……

声音 B：……谁的血迹……有人死了吗……谁在那个方向……回答清楚……卓玛怎么啦……它去哪儿了……我查到编号了……

有什么声音划开如鼓的蹄声。是枪声。一下，然后是连续数下。

画面跳动了一下。动物们乱了，不光藏羚羊和野马，还有从高草中惊飞起来的黑天鹅。乱蹄溅起泥水。乱翅扇起草屑。镜头受到影响，也乱了，摇晃得厉害。

有幼小的动物被踩倒，它们的母亲拼命逆着狂奔的同伴，试图返回它们身边，但没成功，被撞得东倒西歪。

通讯像是挨了枪，中断了。电流声怪异地尖叫着。

隐约的枪声继续，一下又一下。随着枪响，动物凌乱得更厉害，开始四下散落。镜头失去了主张，不知跟上谁。

最后一抹日头已经快落入地平线下，如网的河流上闪烁着无数耀眼的光芒。

通讯恢复。通话声显得有些紧张。

声音 A：……第七观察哨……它们非常不安……重复一遍……非常不安……是第十一羚羊群……重复一遍，第十一羚羊群……一群鸟儿跟着它们……鸟儿跟着它们……

断断续续的对话声和枪声始终贯穿画面。在画面不需要打扰的时候，对话声消失了，但很快又会出现。有时候是一方的声音，有时候是两方。对话中夹杂着隐语和军事用语，有的地方让人听不懂。枪声是沉着的，基本上是规律的点射，听得出来，枪手训练有素、目标清晰，而且决不消失，而且听得懂。

双方的通话中突然冒出第三个声音。

声音 C：……第七观察哨，你在说什么？什么鸟儿？拐八栋没听清。重复一遍，鸟儿怎么啦……

对话突然终止，一丝拐了弯的电流声尖啸过后，一片静寂。

2. 夜晚外景零号界碑

镜头从草丛中一跃而起，被一只倒地挣扎的军犬挡了个趔趄。军犬是 Y 国边防军的，刚被中方军犬九毛九撕咬出擂台。

借助探照灯的灯光，我们看清，零号界碑附近，中方和 Y 方的六只军犬咻咻地对视着，血眼圆瞪。势力不相当，一比五，九毛九以一挡五，撂倒对方一只，还剩四只。实力不相当不是数字的多寡，是九毛九。九毛九老了，是一只老军犬，肩塌腰陷，左耳不能支棱，耷拉在一旁，样子显得有点儿可笑，根本不像是能打架的样子。对方则一律年轻，个个斗犬的胚子。九毛九寡不敌众，被对方团团围住，遁地无门。

3. 夜晚外景 Y 方阵地

Y 方阵地一边，看不见人，伪装网后逆着一支支森森的枪口。

子弹哗啷推上膛。枪口迅速移动。

九毛九被稳稳地套进准星。

士兵的英语对话紧张地传来。

士兵 A (OS)：少校会让他老婆炖一锅狗杂碎。我敢保证，那是一顿美餐。

士兵 B (OS)：让我对付它，它咬掉了我一个卵子！该死的！我非生吃掉那家伙的肝。

士兵 A (OS)：莲花生会惩罚你！

士兵 B (OS)：我先杀了它再下地狱！

4. 夜晚外景中方阵地

边界线中方一边，探照灯晃动地捕捉着一张张紧张而扭曲的脸。他们是博古拉哨所中尉副连长安志民、一班长、王全贵和陶焕等人。

子弹哗啷推上膛。枪口迅速移动。

五只 Y 方军犬被稳稳地套进一个个准星。

安志民：叫九毛九回来！

王全贵：郝老兵不在，谁的话它也不听！

陶焕：一对五！是一对五！它死定了！

安志民：通讯员，叫连长！

通讯员：连长来了！

肖沐天沿着交通壕往零号界碑方向猫腰过来。

5. 夜晚内景风暴行动指挥部

直升机螺旋桨的搅动声、车辆的轰鸣声、指挥员的口令声、部队过去的脚步声从外面传来。

指挥部里，参谋人员们在紧张有序地工作着。电话铃、电脑键盘、节制而压低的对话声此起彼伏。突然，这一切都消失了，像是有人发出了指令，所有参谋人员眨眼间放下手中的工作，刷地原地起立立正（不转身）。

门打开，个头儿矮矮、肤色黝黑的军区少将副司令员罗桑嘉措大步迈进指挥部，一群高大英俊的参谋警卫人员随之跟进。

罗桑：告诉江勇西绕，让他第五列左手的兵把鞋带系上。找鞋不找鞋，别跑起来嘴啃泥。通知马加，我这儿有咖啡和茶，问他喝什么。

下属熟悉罗桑拗口的汉话。高大英俊的参谋中消失掉两个，出去分别传达总指挥的命令。

罗桑嘉措的少校衔参谋秘书温旭用简捷沉稳的语气向罗桑嘉措汇报。

温旭：首长，么栋么第一套设备全部开启，设备运行正常。么栋俩出击方案准备完毕，在俩俩栋玖地区待命。么栋叁正向 C 地区推进，七点四十五分之前进入出击地。么栋肆伪装转场完毕，随时可以编组升空。么栋伍三分钟之前开始装填燃料，三十二分钟后发射架剥离，进入发射待命……

在温旭汇报的过程中，罗桑似听非听，依次从参谋人员后面走过，一双鹰眼目光尖锐地投向他们手中的工作。老家伙在判断部下的工作情况，并获取他所要的东西。

6. 夜晚外景中方阵地

肖沐天伏身壕沟，紧盯界碑方向。

有兵把头埋下，抽搐着肩膀。

安志民：九毛九回不来了！

王全贵：它会当烈士！

陶焕：郝老兵会要我们的命！连长，我们得救九毛九！

安志民：都不许动！谁都不许动！谁动我处分谁！

肖沐天的眸子里犬影乱晃。

7. 夜晚内景风暴行动指挥部

个头儿壮实的一分区大校参谋长马加站在罗桑面前，向罗桑敬礼，身后是他的上尉参谋

李辉。

马加：报告副司令员，一战区正在集结待命，请总指挥指示。一战区指挥员马加汇报完毕。

罗桑脸冷得很，从下到上看马加，像看一匹牲口。

罗桑：说清楚，副司令啊，还是总指挥？

马加没弄明白，不解地看罗桑嘉措。

罗桑突然变脸，笑咪咪地凑近马加，耳语。

罗桑：那什么，副字总得摘掉吧，你愿意老副着啊？总指挥也不能老让我一个人当着吧，让人家后面的说好狗不挡路。你话不说清楚，我犯嘀咕。

马加笑了，抹一把汗。

罗桑再变脸，这回严肃。

罗桑：突击分队带来了？

马加：带来了。

罗桑：你的突击分队到了，其他人可以留在后面采蘑菇，不用上去。

马加发呆。

罗桑又变脸，阿弥陀佛似的。

罗桑：开玩笑啊，别当真。憋了两个月，老想找个人涮进去，活该你撞上了。肖沐天来了？

马加：没来。

罗桑眯缝着一双鹰眼盯着马加看。

马加：副司令，对方不傻，咱们这儿又是武装又是大规模，人家情报不比咱们做得差，知道这次边境封控不是军演游戏，是动真格儿的。博古拉是敏感地区，反弹得厉害，你来我往，肖沐天他下不来。

罗桑在马加开口说话时往前走，脚步一点儿也不慢，急匆匆的，像是去赶一场大餐。马加跟上去。参谋人员们也跟上去。

罗桑：让他下来。猫狗掐架还掐成世世代代呢，都盯在那儿，不配种了？突击分队让肖沐天带，他的晋升命令不是批了吗？风暴行动结束，他回不了博古拉，山地旅要了他大半年，再不给，赵长久非兵谏不可。

马加让罗桑杵在那儿，有些沮丧。

马加：是，我这就通知肖沐天下来。

罗桑大步走开，把马加丢在那里。

温旭跟上罗桑，声音渐远：……武警方面通报，嘎拉山马里错附近发现武装盗猎者的踪迹……科委通报，一支国际联合科考队昨天晚上在泽姆拉一带与科考队大本营失去联系……

8. 夜晚内景风暴行动集结地

李辉把话机从耳边挪开，神色紧张地看马加。

李辉：参谋长，博古拉哨所对峙升级。

马加盯着李辉，一字一句。

马加：武装对峙。

李辉：肖沐天已经下令不许开枪，不许发生任何实质性接触。

马加仍然盯着李辉，一字一句。

马加：军犬算不算实质？军犬是名册上的兵，有牙有爪，不是武装，难道是慈善团体的工作人员？

李辉：是。

马加：告诉肖沐天，他要是毁了我的人才，我就毁他的人！

李辉：参谋长……

马加：没听明白？我说的就是他！

李辉：是，告诉肖沐天，他要毁了他，参谋长也毁他！

9. 夜晚外景零号界碑

一只 Y 方军犬退出战斗，抽搐着爬向一边。

探照灯雪亮的灯光死死地罩住最后的战斗者。九毛九被剩下的两只军犬咬住脖颈和腹部，血浸透毛皮，完全失去了还击能力。

九毛九大喘气，挣扎着回头，向中方边防哨看了一眼。

10. 夜晚外景中方阵地

肖沐天眸子里掠过一道阴云，抓住壕壁的手颤抖了一下。

安志民看出肖沐天的意思，提醒他。

安志民：连长，不能去……

肖沐天不看安志民，死死盯住零号界碑。

肖沐天：拿条令来。

安志民：他们会开枪！

肖沐天：他们不会。

安志民急了。

安志民：九毛九不过是一条军犬！

肖沐天迅速地解佩枪，回头看安志民。他那一瞥，十分安静。

肖沐天：不，它不是。

话音未落，肖沐天将枪塞给安志民，翻身跃出壕沟，大步朝界碑走去。

（化出）……

10-1. 白天外景校场（闪回）

（化入）……

数年前。广州军区校场。数十名披着红绸带的中下级军官挺胸昂首站在操场上，他们是即将奔赴高原的广州军区带职军官。

远处静静地停放着十数辆迷彩越野车。

军区首长在部门主官的陪同下为年轻的带职军官们送行。

军区首长走到年轻的肖沐天面前，站住了。不是肖沐天比其他军官年轻，而是他和其他佩戴校级军衔的军官们不一样，他只是一名少尉。

军区首长有些不解。

军区首长：怎么有少尉？

部门主官：他的情况有点儿特殊。他是我们军区海防前线的优秀基层干部，父亲是老西藏，他是西藏军区点名要的，西藏军区希望我们支持。

军区首长：哦？

军区首长看着肖沐天。

军区首长：你叫什么名字？

肖沐天：报告首长，我叫肖沐天，海防 318 团 3 营 6 连一排排长！

军区首长：肖沐天？你是军区大比武那个冠军，对吧？

部门主官：首长，他是双料冠军，合同作战和模拟网络图两个项目第一。

军区首长：好嘛，广州军区送出的人，个个儿都是好样儿的。

部门主官：军区首长要求我们，必须选拔最优秀的带职干部送到兄弟军区。

军区首长欣赏地看着肖沐天。

军区首长：你在海防线上，你父亲在高原，这次去西藏，和你父亲来一个大海与高原的对话，把我们广州军区官兵的优良作风，带到高原去。

肖沐天：是，首长！

（化出）……

（化入）……

11. 夜晚外景 Y 方阵地

Y 方紧张了。官兵的英语对话紧张地传来。

士兵（OS）：他们上来了！

军官（OS）：准备射击！

望远镜里，肖沐天大步向界碑走来。

焦距调动。不大容易判断，似乎是……肖沐天的脸上带着一丝微笑……

12. 夜晚外景中方阵地

通讯员气喘吁吁跑来。

通讯员：连长，分区马参谋长在线上等你，要你立刻……

通讯员跑得太急，绊倒了。没人管他。

安志民：告诉一二三号狙击点，撤销预备令……

一班长：一号、二号、三号狙击点……

13. 夜晚外景 Y 方阵地

摄像机的屏幕上，肖沐天大步向界碑走来……现在可以看清楚了，他的确面带微笑，只是那种微笑有点儿怪异，让人不大容易理解。

Y 方阵地，一架摄像机在拍摄。

军官（OS）：只要他迈过界碑，哪怕一点点，一点点，就开火……

士兵（OS）：他没带武器……

军官（OS）：很好。他要对咱们的宝贝下手，也开火。他要往这个方向看，也开火……

14. 夜晚外景中方阵地

安志民：告诉一二三号狙击点，看到对方枪口一冒亮就还击，不伤人，把他的子弹给我打回枪管里去！告诉一二三号狙击点，没有第二道命令！

一班长：……把他的子弹打回枪管里去，没有第二道命令！

15. 夜晚外景零号界碑

肖沐天奋力从两只军犬牙中救下九毛九。

两只军犬改换目标，攻击肖沐天。

（化出）……

15-1. 白天外景训练场

（化入）……

抢滩训练。肖沐天率领尖刀排跳下冲锋舟，踏起浪花冲向滩涂。在他身后，一面火红的战旗在风中飘扬，旗上写着：广州军区某部英雄连。

滩涂上展开了一场肉搏战……

肖沐天被两名蓝军交替攻击……

肖沐天出拳疾速，利索地将两名蓝军打倒在地……

（化出）……

15-2. 夜晚外景零号界碑

（化入）……

肖沐天不还击，只是紧护九毛九，同时护住自己的脑袋和裆部，试图摆脱对方离开战场。两只军犬很兴奋，不放过肖沐天，咬住他的胳膊，咬住他的腿。

肖沐天的衣裳被咬下一大块。

肖沐天的大腿被咬住，他痛得大叫了一声。

九毛九从肖沐天怀里挣出脑袋，要去咬一只军犬的耳朵，没能做到。

两只军犬把肖沐天扑倒在地，往界碑后拖。九毛九从肖沐天怀里跌下，摔在地上，腾起一股尘土。

16. 夜晚外景 Y 方阵地

摄像机工作灯闪烁……

枪口移动……

17. 夜晚外景中方阵地

安志民眼睛眯缝成一条线，嘴唇哆嗦着啜嚅。

安志民：爹，妈，奶奶，二姨……

枪口移动……

18. 夜晚外景零号界碑

肖沐天被两只越来越兴奋的军犬拖向界碑。他想阻止住向界碑方向的滑动。光秃秃的地面上没有任何可供攀援处。

肖沐天的手摸到了一块石头。他抓住了它。石头和手肘在砾石上摩擦。肖沐天负痛不过，他把石头举了起来……

19. 夜晚外景 Y 方阵地

军官（OS）：他要动手啦！注意，别打他的头……

枪口森森……

食指从护指环外滑下，套上扳机，将扳机慢慢压发……

20. 夜晚外景中方阵地

安志民停止啜嚅，铁青着脸，慢慢将自动步枪推出去，伏身枪上……

一支支枪管被探照灯映亮了……

21. 夜晚外景零号界碑

举在空中的石头。

肖沐天把石头丢开。

肖沐天被两只军犬拖到界碑边，在接近界碑的一瞬间，一脚蹬住界碑。

肖沐天与两只军犬对峙着。他想站起来。

又有一只恢复过来的军犬摇晃着过来，然后是第四只……

22. 夜晚外景零号阵地

肖沐天的胳膊被咬了一口。他抽了一口气，不叫，蜷着身子往中方一边滚动。

四只军犬扑在肖沐天身上，拼命撕咬他。

探照灯一晃，肖沐天身上的军犬只剩下三只，第四只不在了。然后另一只也消失了。

是九毛九，它重新回到战斗中，鲜血糊住它的眼睛。它的样子显得很可笑。

肖沐天抵挡着军犬的攻击，再度把九毛九抱回怀里，遮掩着它。他站起来了，和一只跃过来的军犬重重地撞在一起，双方踉跄了几步。肖沐天没有停下，抱着九毛九向中方观察哨跌跌撞撞地扑去。他的裤腿被撕咬下一大块。

肖沐天怀里抱着九毛九扑出好一段路，摆脱掉对手，站下，在血红的余晖中回头，冲着零号界碑方向灿烂地露齿一笑。

不是对那两只精疲力竭的军犬，是对 Y 方阵地。

23. 夜晚外景中方阵地

安志民把脸埋在壕沟上，不看界碑方向，僵硬的手指颤抖着从扳机上滑下。

安志民：爹，妈，奶奶，二姨……

24. 夜晚内景马加指挥部马加李辉参谋们警卫

马加气咻咻地劈手夺下李辉手里的电话，举到耳边。

马加：还戳在那儿呢？没坐下？干吗不坐，等着开庆功大会呀。狗打架，你人上去干什么？你能替它咬两口？咬到什么啦？还都挂了彩，给我军丢人！都说了，别给我惹事儿，你当博古拉是斗兽场啊。你说没引发争端，那争端就不引发了？你两边当着总长，左肩三颗金豆，右肩五颗金豆？

25. 夜晚外景中方阵地

肖沐天衣衫褴褛，在接马加的电话。一班班长和陶焕一人捏着一只急救包不知所措地站在他身旁，不知该不该上手替他包扎伤口。他们身后，安志民和几个兵手忙脚乱地替九毛九包扎着。

送受话器里，传来马加嗡嗡的叫嚷声。

马加(OS)……罗桑副司令催着让你过来，你说你过来干什么，一身狗毛的来带突击队？一战区突击分队嗷嗷地乱叫？

26. 夜晚内景马加指挥部

马加：……你先给我在博古拉呆着，别动，对方要把事情往外交上捅，你就死到临头了。还有，郝大地找到没有？三十六小时不见人影儿，他在什么地方，死了还是活着？仗着是专业兵，有技术，老子天下第一，到处摆盘子，结果怎么样，干成什么大事业了？你说你这个连长是怎么当的，还军区典型，还让人当犊子护着，让山地旅惦记着，你当你真是香饽饽呀，没你一战区就推进不到预定位置上去？现在我宣布，你晋升的命令暂不下达；什么时候下达、下不下达，等待事态发展，以及发展的结果。

27. 夜晚外景中方阵地

肖沐天：是。

马加在那头咔嚓一声挂断电话。肖沐天将送受话器交给步谈机员，抬起胳膊揩了一把脸上的血迹。卫生员处理完九毛九的伤口，张着两只血手过来，要给肖沐天处理伤。

肖沐天：九毛九怎么样？

卫生员：伤口已经缝上了，注射了抗菌素。

肖沐天：我下去再处理。

卫生员：得给你打狂犬疫苗。

肖沐天：十二小时内，我找你。

肖沐天走开了，口齿清晰地下命令。

肖沐天：一班长，严密观察对方的情况。王全贵，带着你的人往下撤。

28. 夜晚内景哨所值班室

九毛九欢快地挣起身子往衣衫褴褛的志愿兵郝大地怀里钻，舔他的脸。郝大地往一边躲。

郝大地：别这样……别这样……不就五天吗，弄得像同志似的。

安志民的声音隐约从操场上传来。

安志民：……今天晚上，在零号界碑发生的对峙事件里，三排一班和二班的同志们表现冷静、反应快速、执行命令坚决，没有出现大的纰漏……对三号观察哨提出集体表扬……对三号观察哨一、二、三号狙击点提出表扬……

郝大地看九毛九的狼狈样儿，嘎嘎地笑，笑过，在行囊里摸半天，摸出一只蔫了的苹果，擦了擦，递给九毛九。

郝大地：看出来，我不在，你也没闲着。又撒野了？输给人家了？我怎么说的，你都这么一把年纪了，都快当离休干部了，和那帮八十年代新一辈疯个什么劲儿，真是给我丢人……

九毛九不在乎郝大地批评，用前爪抱住苹果。

郝大地感觉到什么，突然止住，慢慢转身。

肖沐天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套干净军装。

郝大地：九毛九怎么啦，又去惹那边了？

肖沐天：闹了一下。一对五，九毛九撂倒三个，自己也吃亏不小。

郝大地：吃什么亏？我就认这个，美一军来了又怎么样，抵上鼻子也不缩头，为尊严拼个鱼死网破，像男人。我没说你，说九毛九。

29. 夜晚外景哨所操场

安志民：……二排正常上岗。三排抓紧时间吃饭、休息。各班班长监督战士喝一碗姜汤，互相搓脚五分钟。不许穿着衣裳睡觉，把衣裳脱了睡。现在是凌晨四点零九分，六点半正常训练，今天的科目是八公里武装越野。解散。

整齐合一的队列散开。一班长等人喜形于色。

士兵们：郝老兵回来了！

30. 夜晚内景哨所值班室

肖沐天：说说你的事。

郝大地：我销假。

肖沐天：之前呢。

郝大地：超期三十六小时二十二分钟归队，我违反了条令。

肖沐天：原因。

31. 夜晚外景哨所值班室

郝大地（OS）：找邮袋去了。我把邮件弄丢了。

肖沐天（OS）：什么邮件？

郝大地（OS）：哨所的邮件。

陶焕和陈川端着热水抱着氧气袋喜滋滋跑来，听见屋里的话，呆住。

32. 夜晚内景哨所值班室

肖沐天震惊，耐住没发火。

肖沐天：邮件关你什么事儿？那不是你的任务。你的任务是下山配器材。

郝大地哑巴了一下干裂的嘴唇，从现在开始，他显得有些困难。

郝大地：三百三十二封信，每人能摊上三封。我想让弟兄们早点儿看到，反正是一条道儿，顺路就给带上来了。过因子河时，遇到辽达兵站的骡马队，帮他们追一匹惊马，马追上了，回头取邮件袋，邮件袋不见了。

肖沐天：超期归队的事，说清楚，我会挡着。这三百三十二封家信，是哨所一百一十四名官兵一个月的……不，大雪马上就到了，封山半年，那是他们半年的盼头，半年守着不化的白雪一遍一遍读下去的盼头，能说不见就不见了？

郝大地：不能。但的确不见了。

肖沐天：郝大地，你是博古拉连资格最老的志愿兵，包括我在内，哨所里的官兵你带过一半；从广州军区调来三年，你成了博古拉哨所的尊神，飞过博古拉的鸟儿没有不和你打招呼的，开在山口上的雪莲没有不向你招摇的，那些兵叫你什么？叫你郝老兵，叫你老大，你怎么面对他们？

郝大地：他们还得这么叫。

肖沐天：你混账！

九毛九吃了一惊，爪子下的苹果滚到一旁。郝大地看一眼九毛九，没接话。

33. 黎明外景旷野

晨曦初露。

古蒙儿走在路上。她穿着严实的登山装，头发拢在帽子里，墨镜，我们仍然看不出她的性别。

远处是一片沼泽地。

古蒙儿站着，目光如水，专注地向沼泽地看去。镜头受了诱惑，被吸引着接近她的眼睛。那样清澈的目光，让人看了心软，让人相信一切。

古蒙儿突然冲动地对着无尽的沼泽地大声叫喊起来。

古蒙儿：你在哪儿？

古蒙儿的声音在空旷的野外传出很远。

古蒙儿：你在哪儿？你们在哪儿！

没有人回答她，如果不算缭绕不去的回音。

34. 黎明内景哨所值班室

值班室里只剩下郝大地。郝大地慢腾腾换衣裳。身后有轻微的响动。他像是能闻到，没停下，没回头。

郝大地：怎么，慰问来了？早干什么去了？两天没捞上一口热的，面条也没见你们送一碗来。行了，我也不批评你们，酒搁桌上，腊肉我能凑合，罐头和脱水菜带回去，九毛九都不爱吃，别拿来唬弄我……

什么动静也没有。郝大地转身，乐了。

门口站着一班长等五六个班长，盯敌人似地盯郝大地。

郝大地：嚯，还都是班长级的，慰问团级别不低嘛。怎么，各班依次慰问？免了免了，我也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光缆工程没我的事儿，风暴行动我想去，没人让我去，多拉山对峙离这儿八百里远，多大的事态也轮不上我去处理，你们就别臊我的皮了。噫，酒呢？面条呢？还真没有带脱水菜？

一班长：没带。

郝大地：那你们干什么来了？

一班长：来要信。

郝大地让人戳破，撑不下去，蔫了。

35. 黎明外景沼泽地

一群水鸟扑扇着翅膀从草丛里惊飞起。

古蒙儿在沼泽里踉跄，沉重的登山靴不断陷进泥水里，浑身上下透湿。她低声呢喃着。

古蒙儿：你在哪儿……在哪儿……

36. 黎明外景中方观察点

中方观察哨向沼泽地方向观察。

带哨班长匆匆跑来。

37. 黎明外景沼泽地

古蒙儿完全可以离开沼泽地，但她没有，继续向沼泽地深处踉跄而去。

古蒙儿摔倒了，行囊掉到一边。她伸手摸索行囊，没摸到。

镜头是疑惑者，接近古蒙儿，镜头看着古蒙儿无助地摸索近在咫尺的行囊。

现在我们知道了，她不是故意向沼泽深处走，而是看不见——那双清澈的、让人相信一切的眼睛，它们在某个时候看不见。

古蒙儿：不……别走开……你们别走开……回来……你们回来……

泥水灌进了她嘴里。

38. 黎明内景哨所值班室

郝大地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

郝大地：信让我丢了。

班长们像是被抽了一鞭子，疼得浑身一颤。

一班长：不能丢。

郝大地：真丢了。全丢了，一封没剩。

班长们一下子全爆发了。

一班长：不能丢！一封也不能丢！

二班长：一个字，一张封皮也不能丢！

三班长：王全贵的妈妈得了癌症，找到医院没有？刘易勇的妹妹想读完高中，读书的钱凑齐了没有？

二班长：陶焕的姐姐第三次下岗，找到工作没有？陈川的女朋友答不答应再等一年，等到陈川复员？周路非的爸爸让老板的儿子打了，法院是怎么判的？

一班长：那些信，它们不是信，是家人，是家！我们想知道，想知道啊！你可以把我们的氧气丢了，你怎么可以丢了它们，怎么可以？

郝大地看那些兵，看他们怒气冲冲不能原谅的眼睛，轻轻叹息一声。

郝大地：是，它们不是信，不可以丢，可让我丢了。

值班室里一片寂静。

郝大地：老规矩。来吧。

一班长：对不住了，老兵。

一班长出手，给了郝大地一拳，把郝大地打得倒退两步。然后是二班长，给了郝大地一拳，郝大地直接贴上了墙。接着是三班长、四班长……

以后就乱了，气怎么都压抑不住，一顿拳打脚踢。

郝大地护住裆部，眼闭着，不反抗，任由踢打。

肖沐天进来了，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绕过群殴者，走进屋里，拉过一张板凳坐下，静静地看着那场群殴。

三班长先看到肖沐天，喘着粗气停下，示意众人。

陆续地，都看到了肖沐天，都停下。

郝大地痛苦地顺着墙滑下去。二班长抢上去扶了他一把。

屋里静极了。

肖沐天：完了？

一班长咽了一口唾沫。

一班长：完了。

肖沐天：不继续？

一班长：不继续。

肖沐天：回你们各自班上去。

班长们垂头丧气地往外走。

肖沐天：站住。

班长们站住，回头看肖沐天。

肖沐天：通讯员。

通讯员进来。

通讯员：有！

肖沐天：通知各排，每班挑选三个人，组织全班，代表他们的家人给他们写一封家信，下午操练前，信交给我。

通讯员：是。

肖沐天：走吧。

班长们离去。

肖沐天站起来，去门后取下毛巾，递给郝大地。

郝大地不接，盯着肖沐天。

郝大地：为什么拦住他们？

肖沐天把毛巾塞给郝大地。

郝大地：为什么不让他们痛痛快快地踢我一顿？

肖沐天从郝大地身边走开。郝大地暴怒。

郝大地：别他妈来你那一套带兵的 ABC，别以为你能从广州军区红到这儿就是老大！你当我是谁？我是雏子？我在广州军区也是数得上的角儿，你那套在我这儿行不通，我不需要！

肖沐天一点儿也不发火。

肖沐天：事务长在等着器材，你走吧。

郝大地不走，阴着脸冷笑，慢慢抬起胳膊，冲着自己的腹部狠狠地给了一下，再给了一下，然后是第三下……他被他自己打倒了，但他偏不倒下，努力站住，继续挥动拳头。

肖沐天站在那里没有动，平静地看着郝大地。

九毛九嘻嘻地从屋外趑趄着进来，想阻止郝大地。郝大地粗鲁地抬脚把九毛九踢开。

郝大地：滚开！

九毛九从地上爬起来，去扒肖沐天的腿，要肖沐天阻止郝大地。肖沐天不动。九毛九绝望地在屋里扑来扑去。

桌上的电话响了。肖沐天接电话。

肖沐天：我肖沐天……

肖沐天的眉头挑动了一下。

肖沐天：……什么人？那边有什么反应？继续观察，我马上到。

肖沐天放下电话，看也没看郝大地，朝值班室外快步走去。

郝大地打完最后一拳，长嘘一口气，扶着墙站直。他咧开嘴笑，齿间有血。

39. 黎明外景中方观察点

望远镜里，古蒙儿身处沼泽地。她挣扎着拔出一只腿，另一只腿陷下去。她找不到方向，迷途的鹿似的，没头没脑。

郝大地放下望远镜，吐了一口血唾沫。

另一只望远镜里，两名Y方边防军正低姿向控制线附近运动，手里的武器在阳光下闪烁着冷光。

肖沐天放下望远镜。

郝大地：他想干什么？

肖沐天：看装束不像越境香客，像探险者。王全贵，给点儿动静。

王全贵枪脱手，合掌拢嘴，几声酷似的秃鹫叫。

望远镜里，古蒙儿没有反应，仍在泥水里挣扎着前行。

望远镜移动，两个Y国边防军消失在草棵中，那里迅速探出两支枪口。

陈川兴奋地在一旁说。

陈川：这个星期一共陷进去六个：一头白牦牛、一只卡拉羊、两只岩羊、一头野驴、还有一匹马驹子，那边的。

郝大地：你当这片沼泽地为什么是争议地区？它是高位泥炭沼泽，要不陷人，我们早和那边拥抱成亲兄弟了。

肖沐天一撑壕沟离开那里，顺着交通壕往回走。

郝大地：哎。

郝大地撵上肖沐天。

肖沐天看一眼郝大地。

郝大地的目光落在肖沐天的脖颈上，那里有两道狗爪挠印。

肖沐天知道郝大地看什么，回头看沼泽地。

40. 黎明外景沼泽地

沼泽地里，开始往下陷。古蒙儿已经没有力气了，只是徒劳地挣扎着。

41. 黎明外景中方观察点

肖沐天：争议地区，条例规定不能进入。

郝大地不说话，看着肖沐天。

肖沐天：情况不明，不能贸然行动。

郝大地揶揄地张大了嘴。

郝大地：是啊是啊，条例比谁不大？命比谁不小？咱们看着他陷进去，看谁不眨眼。